

J'aurais préféré vivre

2002. 05. 08

J'aurais préféré vivre

2012. 05. 08

J'aurais préféré vivre

2001. 05. 08

J'aurais préféré vivre

2004. 05. 08

J'aurais préféré vivre

055. 05. 08

J'aurais préféré vivre

# 被偷走的人

〔法〕 提埃里·科恩 著 王大智 译

J'aurais préféré vivre

南海出版公司

J'aurais préféré vivre

# 被偷走的人

〔法〕 提埃里·科恩 著 王大智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偷走的人/[法]科恩著;王大智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0.12  
ISBN 978-7-5442-4960-7

I. ①被… II. ①科…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368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128

J'AURAIS PREFERE VIVRE © PLON 2007 by Thierry Cohe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PLON 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被偷走的人

[法]提埃里·科恩 著  
王大智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马秀琴  
特邀编辑 侯晓琼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960-7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 1

二〇〇一年五月八日。

药片，威士忌，大麻。躺下。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满脑子只想着离去的方式、离去的步骤。在这里，在这客厅里，想自己，想酒、药。只有自己。瓶塞。酒瓶。张开嘴，把药片放在舌头上，将酒瓶举到唇边，大口吞下去。除了离去的方法，什么都不想。不想爸爸，不想妈妈。绝不想。只想自己遭受的耻辱。孤零零一个人，躺在这里。只剩自己，还有耻辱。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爸爸妈妈会理解的。也许吧！他们是否理解，我根本不在乎！不……不想这些了！谁都不想。

今天，我说了算！我不想活了。活着就是受折磨、遭侮辱。我说了算。我拿定主意不活了！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如果说我有些害怕，如果说我想坐起来、停止所做的一切，

那是因为我想到了她，我视为生命的她。不幸，她把我抛弃了。此刻，我根本想不到那些爱我的人，满脑子只有不爱我、也不愿爱我、甚至连一丁点希望都不愿给我的她。她那光洁的皮肤、绿色的眼睛、迷人的微笑啊！迷人的微笑！每个靠近她的人都会从中感受到温柔与美丽，但于我只有痛苦。不，她的一切都令我痴迷，将我拖入死亡的深渊无法自拔。因爱堕入深渊与无爱苟且偷生，这有什么不同？

上帝啊，我头晕目眩。上帝……我为什么要向你祈祷呢？你在吗？你在过吗？听到过我的祈求吗？来吧，上帝，咱们算算这笔账！你果若仁慈，为何创造出这样一个尤物，让她近在咫尺又距我于千里之外呢？这是为什么？折磨我？你得逞了！我痛苦万分，连命都不要了。你满意了吗？我不要什么未来，还给你吧。你把它赐予别人吧！你能给我的只有那无底的深渊，好吧，我就纵身跃入。

我不害怕。

除了离去的方式，什么都不想。纸角依然在烧。头更晕了。大麻使我远离了自己的躯体，也远离了她。现在，我精神恍惚，思绪在大麻和酒精的作用下飘来荡去。即刻就可把药片吞下。这就是离去的方式。我大汗淋漓。没什么好怕的。

几秒钟过去了。

想她。

我曾下决心对她说出一切。今天，我二十岁。不再犹豫。终于，我知道了真相。我曾准备……真有必要准备吗？我有一肚子话要对她说。可惜，她不听，也不想知道。我向她提起相亲相爱的童年时光。那是故事的开始。

“可是，热雷米，那时我们只有九岁啊！”她微笑着说。

十岁。是十岁，没那么小。我疯狂地爱上了她。她也很爱我。在她看来，那只是普普通通的童年游戏。几个纯洁的吻，一次充满温情的心有灵犀，一曲优美的旋律，一段褪色的遥远记忆。

而在我心中，那恰是生命的萌动，是将我们拆散的炽热夏天到来之前的和煦暖阳。

“我们成了好朋友。那时，你可是我亲密的小伙伴哦！”

原来多年来自己只是个“亲密的小伙伴”。我失望至极。看着那些长相英俊、体格健壮的家伙大献殷勤，她却十分受用，我曾退却，也曾试图遗忘。可是，根本没用。痛苦和幻想吞噬了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不能再这样下去。二十岁生日这天，我要让痛苦的等待走向终结。

向她表达爱意，竭尽全力说服她。我的诉说犹如颗颗珍珠，内里伤痕累累，外表却因时光打磨而流光溢彩。

我看到她在颤抖，被我的话语打动。

有那么几秒钟，她对我动了心。或许，只是我一厢情愿？

然而他出现了，一切都被逆转。

“向你介绍一下：雨果，我的未婚夫。”

我脑中一片空白。痛苦，我那潜伏在胸腔某处的老朋友，此刻忽然苏醒过来前所未有地爆发。恰似决战中一心向死的勇士，无所畏惧，所向披靡。

她是我的。她为我而生。她属于我！

这想法愈发强烈，我失控地大喊出声。

雨果打了我。我倒在地上，可怜巴巴地。她拉住他，眼里有温情，嘴上是怜悯。

“对不起，热雷米，我爱的是他，不是你。我从来没爱过你！永远都不可能爱上你！”

寥寥数语，让他平静，让我绝望。我心如死灰。

后来，他们走了。

一切都停滞了。

吸完大麻，躺好，一手握药片，一手拿酒瓶。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上帝，待会儿见！到时再与你算账！你欠我一个解释！我不接受任何借口。你本该在此刻向我道歉。如果我将坠入地狱，你又为我安排了什么？你会把什么好事留给我？我得在你面前接受审判，承认自己的罪行，是吗？你反对自杀，抛弃自杀者，是吗？可我是被你从活人堆中抛出去的！你得为我的所作所为承担

责任!

画面交错，在热雷米的脑海中快速闪现，那是行将熄灭的生命之火在做最后的挣扎。父母看着他离开。母亲哭泣着向他挥手，父亲冷冷地看着他。接着，一个小女孩出现了，滑倒在他们面前。父母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妹妹身上。他痛苦地呻吟。他的对手可是个厉害角色！必须迅速作出反应，要么抚平往日的伤痛，要么将这痛苦归咎于她。她难道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吗？

他把药片放到舌面上，灌下满满一口威士忌。

犹如一道寒风掠过，他浑身瑟瑟。风干冷、强劲，足以熄灭已燃烧二十年的生命之火。听到一个声音，他确信。是维多利亚吗？那声音那么遥远，向他低语着什么。他僵化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生日快乐，热雷米！”



## 2

柔和的灯光将他唤醒。浑身暖暖的。感觉舒服极了。

离世前，最后的思绪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他幻想从此摆脱痛苦迈向美好，幻想在那里找到答案。

此时，一道微光轻抚他的眼睑。

我死了，穿越了生死边界。我会继续前行，到达另一个世界，发现光明，寻求真理。也许还能彻悟生命的真谛。

他等待片刻，焦急地期盼被这道光引领着走向光明。但是，这一刻迟迟未来。

有人抚摸自己的腹部，他大吃一惊。接着，他感受到自己沉重的躯体，也分明地听到怦怦的心跳声。

一个念头让他惊恐不已：他还没死！

试着睁开双眼，一道灯光令他头晕目眩。

他视线模糊，隐约看到一个移动的身影。

大吃一惊。

眼前的轮廓、阴影和颜色渐渐清晰起来：一头栗色的长发，  
一张女人的脸。

这怎么可能！我在做梦！死亡让我产生了幻觉，这面孔……  
简直太荒唐了！

维多利亚用下颌抵着交叠在他腹部的纤纤玉手，正微笑地注  
视着他。

面对这梦一般的场景，热雷米目瞪口呆，像被施了催眠术。

“你终于醒了？”她轻声说。

维多利亚的脸。维多利亚的抚摸。还有，维多利亚的声音。

“嘿，懒鬼，动弹一下！”

维多利亚用手指轻触他的胸膛。

她就在这里，贴近我，看着我，对我说话……

“你真醒了吗？要不我起床了？”

他试着动一动，惊讶地发现，他的手竟能触到维多利亚的手。

这是梦，是幻觉，还是虚构？是谁在导演这一切？上帝，还  
是魔鬼？

恐惧与欣喜交织在一起，他想叫，想哭，想笑。

他决定享受死亡带给他的这美好瞬间。

年轻女人贴着他的身体滑动，触感如绸缎拂过肌肤般轻柔。  
比无数次美梦中的感觉更美。四目交会，近距离凝视时，他几近

贪婪地看着她，欣赏她美丽脸庞上的每个细节。绿色的眼眸，长长的睫毛，还有漂亮的嘴唇，此刻都在眼前一一呈现。

曾经多少次，他梦想将她紧紧拥入怀中。

此刻她温柔地抱着他。他完全沉浸在这美妙的梦幻中。

只要曾经拥有，管它真实还是虚幻！

“嗨，你就不能主动点儿吗？”她嗔怪道，“先生，不要以为今天过生日，就得事事都顺着你！”

生日？他一惊。什么意思？莫非死神也尊重生命发出的最后通牒？抑或时间与虚无在深渊的深处相互碰撞、融合，为他献上了最后的欢愉？他要尽享这美妙的瞬间，尽享旅程结束前这梦幻般的感觉。

她紧紧拥抱着他。他感觉她的肌肤正融入他的身体。

热雷米一动不敢动。

“你倒是抱着我啊！”她有点儿生气地说。

她抬起头，调皮地看着他，“你不要生日礼物了吗？”

她亲吻他，热雷米尝到她唇的味道。他感觉自己醉了，醉在几近真实的幻觉中。

“我要把灯关了。”她喃喃低语。

不要关灯，不要现在就关！黑暗会吞噬我们，会带走维多利亚，把我带到旅行的终点，结束这短暂的美妙瞬间！

灯灭了，维多利亚的胴体仍紧贴在他身上。

“你抱得太紧，我都动不了了。”她温柔而愉悦地说。

维多利亚一直躺在他身旁。

热雷米握着她的手，担心美梦会随欢愉飞逝而去。曾经多少次，美梦就是这样结束的。他一动不动，害怕诀别时刻的到来，害怕自己终将死去。

维多利亚用下巴抵着他的胸膛，轻声说：“我知道，说这个有点儿傻，但我仍不由得想起一年前……你想死。为了我。”

他坐在床上，晕头转向，琢磨着维多利亚的意思。

一年前？我的生日？难道我们都还活着？我怎么对过去的一年没有一点儿印象？

令人发疯的问题、无法接续的思路、荒唐的答案和假设轮番来袭，让他备感困惑，混沌不堪。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支离破碎的种种，站起身，使劲揉搓后颈，想把事情厘清。

浴室传来维多利亚的歌声，她一边淋浴一边哼唱着《爱情颂》。

他打量着身处的卧室。房间十分敞亮，乳白色调，现代风格，几件饰物让冷峻的房间平添几分温馨。他认出一些东西。父母送给他的皮椅，从一位年轻设计者手中买来的红罩台灯，两个颜色鲜艳的靠垫。

他走到窗前，拉开厚重的窗帘。一缕阳光照到床上，空气里

的浮尘在光影中飞舞。窗外，行人、汽车、噪声，再寻常不过的街景。

他重新打量洒满阳光的卧室，发现一个电子万年历挂在墙上。背景是索维拉<sup>①</sup>，他的出生地，一幢幢白房子、蓝房子，还有静立在阳光下随风摇曳的树木。他走到近前，只见荧光屏上赫然显示：二〇〇二年五月八日。

自杀时是二〇〇一年五月八日。

他惊诧又沮丧地跌坐到椅子上，死死盯着万年历。

为了不让自己因诧异而丧失理智，他竭力保持镇静。他得好好想想，分析每一种可能性。如果他死了，也许正身处天堂一隅，那里的每一天都是他的生日；也许正置身地狱某层，被判在同一天重温旧梦。如果他还活着，那就意味着自杀未遂，但丢失了记忆……仅仅丢失了过去一年的记忆。

维多利亚身着白色浴衣、头裹毛巾，双颊绯红、面带微笑地出现在浴室门口。爱人就在身旁。

“你站在万年历前面干什么呢？核对日期？没错，你的生日！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与你拥抱亲吻吗？我就是你的生日礼物！”她笑语盈盈。

话音刚落，她发现热雷米神情严肃，不禁皱了皱眉。

“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板着脸？我发现从一大早你就特别奇怪。”

---

<sup>①</sup>摩洛哥港口城市。

他混沌一片，决定问个清楚。

“我……”

这是他醒来后第一次说话，可一开口，却被自己吓了一跳。

他停顿片刻，只觉几近洪亮的噪音在大脑中嗡嗡回响。

“什么？”

她歪着脑袋，一脸迷茫。

该怎么对她说？如果一切只是幻象，就算把自己的惶恐不安告诉她又有何用？

但他不能继续沉默，继续消极应对了。

“我忘了……”

“你忘了？你到底忘了什么，宝贝？你的生日？”她一本正经地开着玩笑。

而他表情严肃，面露紧张。

“亲爱的，你到底忘了什么啊？”她又问了一遍。

“我把一切都忘了。”惊讶于维多利亚的温柔，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不记得这个公寓。不记得昨天和前天，不记得以前的日日夜夜。”

维多利亚困惑地打量他片刻，然后无奈地耸耸肩，坐在长沙发上，用毛巾擦拭头发。

“维多利亚，”他声音颤抖着唤出她的名字，“我大概……得了失忆症。”

“好了，别说了！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

她使劲揉搓着长发，低头不语。

该怎么对她说？真有说的必要吗？无论身处哪个世界，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有她在身旁，都会妙不可言！为什么还要为过去烦忧？相对于永恒，短短十二个月又算得了什么？

话虽如此，但他清楚，不寻回那十二个月的记忆，他就不是完完整整的自己。他要做最后的努力。

“我真的很不舒服。头痛。我……”

听到这话，维多利亚抬起头，同情地看着他。

“应该是昨天庆祝时闹得太凶了。你喝了那么多，这也难怪！”

热雷米心头一震。

昨天的庆祝……喝多了……可我讨厌酒精。哦，对了，有可能！我庆祝生日，喝醉了，醉得把过去一年都忘得一干二净！

这种想法虽让他惊讶，却也让他平静和欣慰。

如果真是那样，说明我还活着！酒喝多了脑袋发木，等过了这阵，肯定能恢复记忆！

想到这里，他很高兴，于是问维多利亚：“生日聚会怎么样？”

维多利亚正在修理指甲。

“很好啊，你还搞到一个美人呢！真不记得了？”她语带挖苦地讥讽道。

“不记得。”

“我知道你想忘掉！你差点把生日聚会搞砸了。你讲了不少

荤段子，还向克罗蒂尔德示爱……皮埃尔让你闭嘴，你没打他倒还不算糟。”

她头也不抬地说着，嘴角透出一丝笑意。

维多利亚的话让他心神不宁。他怎么可能那样？他向来腼腆，怎能做出那样的事情？仅仅过去一年，他居然有这么大变化？

“向克罗蒂尔德示爱？皮埃尔？”

“别担心，他们不会计较的。他们知道，你一喝醉就胡说八道。不过，当时我确实挺生气的。好了，生日聚会，酒精，那些事……”她微笑着继续说，“不过，你对克罗蒂尔德说的那些话太没劲了，和你去年生日那天对我说的没法比。”

“你是指我在公园里对你的那次表白吗？可是……我必须那样做……那以后，我还表白过很多次……”

她温柔地笑笑。

“对啊，当然了。说了些漂亮话，还有些甜言蜜语。但不是真正的爱情宣言，那种让人热泪盈眶的话……”

她停顿片刻，似在回味那美好的瞬间。

“我的心被你融化了，毅然离开刚向我求婚的男人，投入了你的怀抱！”

维多利亚的心里话让热雷米震惊。她不仅道出了他人生的过往片段，解释了她出现在这个房间的理由，也展现出她让人惊讶的一面。

他上前，坐在她身边，抓过她的双手紧贴住自己的脸颊。



“知道吗，我可以每天都对你说更动人的话。”

“你真严肃！亲爱的，生我的气了吗？”她皱皱眉头。

“没有，只是我……头痛欲裂！”

她用手抚着他的额头。

“的确，好像不太对劲。你脸色煞白。”

听她这么一说，热雷米身子微颤。

他决定对她说，只有她能帮助自己。

“感觉很糟糕。昨天的事一点儿都不记得了……过去的一年也没有一点儿印象。大脑一片空白。”

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似乎陷入一片迷茫。

“我知道这很不可思议，但是，我……失忆了。说来也奇怪，我只忘掉了过去这一年发生的事！前二十年的事情我都记得，连企图……那之前的几分钟也记得清清楚楚。”

维多利亚站在客厅中央，目瞪口呆，担心地看着他。

“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非常认真。”

维多利亚表情凝重。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她毫不犹豫地说了。

“也许。”

他们对视良久。

忽然，维多利亚大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因为磕的那一下。昨天，我想扶你躺下，你使劲挣扎，结果摔倒了，脑袋